

林源访古

■郑海斌

沿着景色秀美、群山环绕的新瞿湖公路曲曲折折一直向上，在瓯海与瑞安分界线上有一座五百多年的老村庄，名为林源村。翻开《林氏宗谱》，记载着林氏始祖在明正德年间将家族迁至于此。他们在山中不断开山挖石，填修山路，不遗余力地将延续千年的古道横亘在了自己的村落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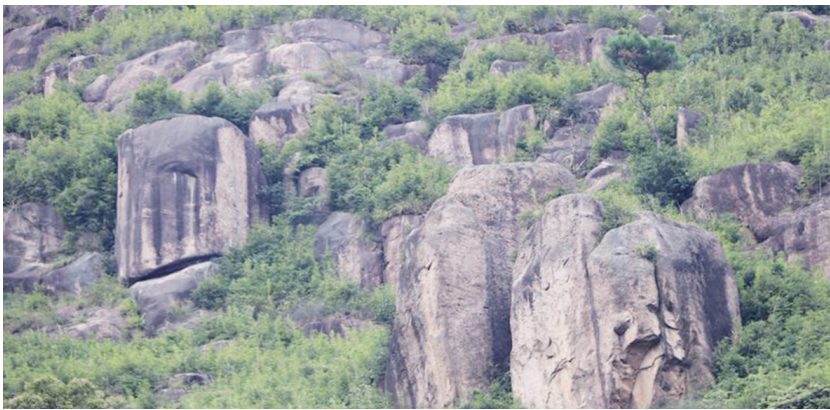
瞿湖古道，我向往已久，奔的就是这个“古”字。据史料记载，东晋时期，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于南朝宋永初三年（422年）任永嘉太守，他在《过瞿溪石室饭僧》对古道进行了一番描写“迎旭凌绝嶂，映沬归漱浦。钻隧断山木，掩岸瑾石户。据考证，他所写的‘石室’指的就是分水城下行瞿溪方向的“石崖屋”。可见在东晋时期这条古道早已形成，那时的古道并非现在如此通畅，而是一条有悬崖、峭壁，非常险绝的羊肠小道。行走在小道上如同蜀道之难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我有幸踏上这条历史悠久的古道，感受千年古道散发出的独有魅力。两旁的大树高耸入云如同一把天然的大伞，将正午炽热的阳光远远挡在天外；缓慢行走在山水间，耳旁时常传来不知名的鸟鸣声，此刻人与自然似乎已融为一体，脚下亿年来形成的山峦，给人一种前行的动力，闪烁着几百年来被湖岭人双脚磨出的亮光。

踩着前人走过的石子路，沿着如今还似路非路的步道前行。青山如黛，山泉潺潺。途经三十一溪的源头，溪中两块巨石兀的突将出来，隔断溪流，形成一道屏障。溪水从两石一侧汨汨而来，水面碧绿，深不可测。巨石之上有两个凹槽，槽中积水成圆，另一块凹槽积水成勺。奇怪的是几百年来，无论土地如何干旱，村民都未见槽中之水有干涸之时，于是他们想象着是某位仙人淘气地将自己的碗与瓢瓢入山林之中，好在闲暇之时躲进山中感受人间烟火之用。

仙人碗”与“仙人瓢”的名字就这样被传开了。

三十一溪的山体之上，有一处高耸而立的岩石，独立于群山。抬头远望，



此岩通体光滑，险绝地依于崖边上，周边草木葱茏，与此岩相互呼应，妙趣横生！当地村民见此岩有大将军之势便谓之“将军岩”。关于“将军岩”，林源村还流传了这样的传说。相传在很久以前，有位地仙经过分水城，不经意间抬头望见崖上的岩石，感觉非常奇特，便上去观察。他在岩石的旁边竟发现一匹石马立在岩边，又见一条山泉水从此岩旁流过，便对此地的风水极为赞叹，认为此地如有人家必出将相，如有寺院必出高僧。在旁边转悠中，他果然发现山中有一座“龙马寺”，而寺内主持已修炼成金身铜骨。有村民曾登上山峰，仍然发现当年寺院留下的痕迹。这虽然只是乡间的一个美丽传说，但结合了林源人精读优秀传统，从大山里走出来的“林源三博士”的事迹一直在村里传为美谈。

途经“星荣亭”。此亭与传统的亭子不同，较为古拙，成方型，亭梁由几块长形的岩石拼接而成，梁中有刻阳文“星荣亭”，周边有几个“年岁月月”的小字落款，斑斑驳驳，甚是可爱，亭壁由大大小小的溪石堆砌而成，亭内横梁由六根方形石柱支撑，石凳环绕于四周，供路人歇脚，亭子仅开一口，亭内光线昏暗、潮湿。据友人介绍，“星荣亭”取材于三十一溪的岩石，由先人自发建造而成，亭中原并无柱石，但后人恐其年久失修有坍塌危险，乃巩固而成。现在“星荣亭”荒废已久，极少有人进去歇脚。

我站在瞿湖分水城下，抬头望着那几百年来用一块块石块堆砌而屹立不倒的分水城城墙。墙面满覆青苔，城上荒草丛生。这个具有军事防御和控制

交通的关隘早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防务作用。摸着经历了几百年风雨侵蚀而变得发黑、透着时代痕迹的石头，我手心感到一丝丝的微凉。我仿佛看到挑夫们在天光微亮之时，将昨日晒好的草纸死死地压满两个篓子，赤裸着上身，成群结队地走上瞿湖古道。他们走过“仙人碗”抬着望着头顶上那块“将军岩”拾级而上。那条被身体磨得锃亮的扁担，沉沉地压住双肩，低着头一步一步地走向分水城口。绿豆般大小的汗珠从额头上不停地滴在他们的眼中，流向嘴角，一直顺干瘦的身躯流向裤腰间，打湿一片。

这些挑夫对这条古道应该是既爱又恨的。爱，缘于这是一条经济通道，是上世纪90年代之前，岭上人家自产自销的草纸“远”销温州地区的必经之路，也是一条走出小镇通往温州最经济、最快的唯一通道。恨的是，每一次的前行都是一次体力与毅力的消磨——挑着重担行走在坑洼不平的泥泞的石路上，既要防着蛇虫出没，又要不停沿着陡峭的山路迂回而行，并要历经20公里才能达到“目的地”的艰难行程。

夕阳西下，余光映红了我的脸。我站在城口中，回头望着自己一步一步艰难而上已被后人修整过的石阶路，佩服之情不禁油然而生。如今通畅的瞿湖古道虽是那样冷清萧条，但脚下的每一块石头都完全得益于这些劳苦的先人们，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双脚硬生生地踩出了这条千年古道。鲁迅先生说：“世上本无路，只是走的人多，也便成了路”，不知这条千年古道走了多少人才走成这样。

编织岁月

■金春妙

“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，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”每每读辛弃疾的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，总会为正织鸡笼的二儿记忆犹新，那个鸡笼总是在我眼前挥之不去。我羡慕善于编织的人，他们总是用一根线、一段丝或一截苇秆编织出一件件或实用或好玩的物件，让人发出惊艳的感叹，时光在编织者手上倒流。

我的姨父是位篾匠，他将一根青竹剖成宽度、厚薄均匀的细篾片，每年在大家忙着抢夏收的时节，他却悠闲地坐在门坦头，不徐不疾地剖篾编席，手指晃动间，那些单独的竹片纠缠在一起，舞动着、交叉着，变戏法似的成为一领好看的篾席。他编织的席子远近闻名，凭着这双会编织的魔手，他的日子过得比一般农家要宽裕很多。可惜姨父英年早逝，一同消逝的还有他那手编织绝活。

沉默寡言的二伯也是一位善于编织的人。他把一段段寂寞的时光揉碎在指尖，幻化出一个个精致的器皿。与姨父不同，他总是躲在楼里独自编织，从不示人。他把藤条耍得绵延不绝，从第一根藤条的穿插到最后一笔的收口，行云流水缓而有度，舒展腾挪如一曲曲悠扬扬的《平沙落雁》。他编箩筐、篮子、桌盖，除了自己用外，还免费赠送邻里。我最喜欢看二伯编虾笼，二伯许诺编完虾笼就带我们去捕虾。于是那个夏天在等待中度过了慢慢酷暑，二伯也终于编完虾笼，他把虾笼箍在一根黄竹杆上，做成可以自由活动的笼子。在一个红霞满天的傍晚，二伯果然带我们去捕虾。他把虾笼猛地射入水中，水面腾起很大的漩涡，虾笼吃水时自动闭合，被漩涡卷入虾笼的鱼虾无处逃遁。二伯把虾笼从水中拉起，满满的一笼河鲜倒在地上，有活蹦乱跳的鱼虾，有青褐色的螺蛳，我们欢快地低头捡拾。二伯则点上一支烟，在夕阳余晖中悠然地吞吐着。

然而，随着外出经商潮的到来，农家纷纷逃离土地，二伯的一手编织绝活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二伯也背着编织袋外出谋生去了……

外婆的编织是慢的，慢工出细活嘛。她用蓝色的尼龙丝编渔网。外婆编织不用人帮忙，她一个人坐在门前，面对着一大片稻田，风吹稻浪沙沙响，和着稻田边角上的茄子、黄瓜、西瓜、西红柿齐齐亮相，好一幅农家田园

图。外婆手拿梭子，如一位调兵遣将的将军，在她的尼龙丝上经天纬地，偶尔梭子往头上搔一下，似在思索下一步的布局。我兴致来了，想帮外婆一把，却怎么也织不出外婆的利索和整齐。

母亲编织的技艺我很少记忆，但对她后来织编织袋的情景却历历在目。大概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家里突然多了一台编织袋机器，伴随着梭子来回移动的动作，我总看到父亲和母亲坐在机台上没日没夜的劳作。夜深了，那只梭子还在不停来回穿梭，地下铺了堆积成的编织袋，我们姐弟俩窝在编织袋上就睡着了，边上还躺着我家那只小黄狗。那时候虽然条件艰苦，但能跟父母在一起，再苦也不觉得苦，回忆起来是满满的温馨。

有一次，去川西北若尔盖大草原旅游。晚饭后，我们在藏族民居特色的老街散步。这条古街横跨两省，一半隶属四川，一半隶属甘肃，上百年前因藏汉人民在此交换物资而形成集市。街上有很多店铺，琳琅满目。街旁有一藏族老姬为游客现场编藏族小辫子，她把五颜六色的丝线编入发丝，青丝因这些五彩丝线的加入顿时喜庆洋洋，同伴迫不及待地坐在小凳子上等待编织。我则踱到一家围巾店，这里的围巾与城里的不同，店主在织布机上不急不缓的织布，质朴的纹理一下子摄住了游人的心，仿佛回到了远古的男耕女织，再看织布姑娘，芊芊素手在麻线上翻飞，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。尽管围巾价格不菲，但买者众多。编织起来的围巾，融入编织者的耐心、情感、体温，充满灵性，远非机器快速裁制的能比。更重要的是每一款都是限量版，一丝一念，一念浪漫又柔美。

在如织的时光里，能亲手为你织一件毛衫、编一根辫子，哪怕仅仅是一只端午节挂在脖子上的丝线蛋袋，都值得我们深深眷恋。



公益广告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· 讲文明 树新风 ·



市场
保洁



自我
减压



不乱扔
垃圾



移风
易俗



尊重
他人



科学
饮食
合理搭配

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
瑞 安 日 报 社 宣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